近日，以无锡国专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为背景创作的原创话剧《儒行》正式进入排演阶段，并在活化利用的阿炳故居进行了部分片段的小范围演绎，排演过程中，有专家学者到场进行指导。这部话剧将虚构的男女主人公的感情线，置于真实的历史背景中，再现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有着相当地位的“无锡国专”这一文化标识。

晚报记者采访本土编剧喻迎昉

《儒行》在阿炳故居演出完毕谢幕

她为国专原创了一部话剧

唐调吟诵、国专校歌、无锡特产剧中都有

用一对虚构的伴侣讲述真实的历史

《儒行》的主角是一对虚构的、来自耕读之家的青梅竹马，华露声和邱思润，他们真诚坦荡，但面对人生的重大事件时也会有迷惘犹豫，甚至挫败痛苦。他们在国专读过书，为国专尽过力，跟着国专颠沛流离却矢志不渝。

“我的初心是希望更多人，尤其是年轻人愿意坐下来看一个比较主旋律题材的话剧”，编剧喻迎昉分享了创作这部戏的构思。在主人公的选择上，她虚构了一对情侣，他们的身份适用于无锡大市范围内的很多具有悠久历史的地区，他们具备劳动人民质朴的品格，也有知识分子的傲骨。“如果一本正经地讲学校、讲老师，可能显得枯燥”，如何在正确的历史框架下，搭配有趣的情节和人物。润物无声地让大家认识国专、了解国专？喻迎昉想到了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——用一对虚构的伴侣讲述真实的历史、代入共通性的人生思考。

话剧的名字取自《礼记·儒行》，儒者“虽危，起居竟伸其志，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”。在那个战争迷思不断的年代，主人公们会和今天的年轻人一样，产生“去哪里就业、到几岁结婚、该如何思维升级”等等的困惑，而剧中人物的选择与决定，正是这部话剧的核心。“儒者之所以忧思如此，正是因为他们自幼修习国学，这样的文化精神已经成为他们那一代人的内核，这也是我认为在今天依然值得宣传国专的地方。”

本土编剧专注于无锡的历史故事

喻迎昉是土生土长的梁溪人，童年住过的老房子就在阿炳故居对面、工商银行的背后，因此，当有一天把自己的作品带回钟楼旁演出面世，她不禁感慨：“命运的齿轮40年前就开始转动了！”

2020年夏天，喻迎昉经同学鼓舞开始学习表演。“当时写了一些人物小传，大家都觉得还不错，陆陆续续就开始尝试着写起了剧本”，机缘巧合之下，喻迎昉踏入了编剧这一行。作为无锡人，喻迎昉的目光一直专注于无锡的历史故事，创作了不少以民国为背景，以无锡工商业发展为主线的作品。她笑侃自己“一年至少一半的时间得活在民国”，而在浩如烟海的无锡民国史料里，“无锡国专”四个字常常出现在眼前。

无锡国专是什么？为什么无锡的民国历史中频繁出现它的身影？虽然是土生土长的无锡人，喻迎昉对无锡国专却并不了解，好奇之下做了点研究，才发现，“简直太厉害了！”顿时就把骨子里那点文气调动起来了，为无锡国专创作一部话剧的念头，渐渐萌发。其后，每读一次，心就被撩拨一次，直到今年，认识了国专研究会专家，一拍即合，于是她一鼓作气扎进去，把剧本写了出来。她透露剧中设计了较多的唐调吟诵、国专校歌、无锡特产等元素，期待尽快可以与无锡市民见面。

（晚报记者 陈钰洁/文 张轶伦/摄）

敢闯敢干 三百六十一行

矫形器制作师：他为残障人群拼接自由人生

意外事故，疾病困扰，谁都无法预料自己的人生，会让人行走和取物变得困难，有人囿于一方卧榻，有人困于一部轮椅。然而有人通过制作各式各样的矫形器或假肢，帮他们改善不良的步态，制成与身体契合的四肢，让人能够不被残障所束缚，实现自由的人生。

图为制作假肢

一场特殊的望闻问切

“小朋友，往前走大步”，在无锡市康复医院边上一间小屋里，36岁的宋鹏程是和诚辅具的一名矫形器制作师，正在观察5岁童童脊柱侧弯的情况。他们会“变出”饼干、糕点等小朋友喜欢的食物让孩子们配合。他还会使用专用的pad进行360度的测量成像，采集不同部位的数据，用于后期精准制作。

一般来说，近年较为常见的矫形器有鞋垫、鞋子、踝足矫形器、膝踝矫形器，适用脑瘫儿童、中风偏瘫人群和意外伤害截瘫人群。这些辅具需要对不同部位的情况进行总体评估，制作不同矫形器或假肢。每一件辅具都是量身定制、独一无二的。随着患者情况的改善，这些器具也会更新。

和诚和残联合作，每年大约完成40例左右的假肢和80例左右的矫形器。有些青春期的孩子在一至两年内能够完成脊柱的矫正，回归正常生活。对于假肢使用者来说，他们往往需要时间来适应，初次佩戴者要重新开始学走路，使用小腿部位的假肢至少要用一周时间，大腿部位要两周。他们要学习使用假肢完成站立、走路、上下台阶等各种技能，最终才能实现自由人生的梦想。

一次完整的肢体辅具适配要经历评估、检查、取模、修形、成形、装配等不同的流程。工作人员会了解患者是否有糖尿病等基础疾病，决定是否要使用更为柔软的硅胶套之类，还会详细询问患者的家庭环境等情况，是否要上下楼，家中的地面是否平整，并根据残肢的围长、高度等来制作适合个体的假肢。

全新的人生，实现独立自尊的梦想

完成假肢安装后，有些人的行动会很生硬，感觉有些像机器人走路的样子。但是，这对于患者来说，意义重大。他们原来只能躺在床上，如今却能站起来，去自己想去的地方，生活质量大大改善。

多年前，有个正在上高中的男孩因为骨癌锯掉了一条大腿，安装假肢后，他回归了正常人的生活，也有了自己的事业。还有一位汤先生，因为工伤导致自己的手部截肢，安装假肢后，他能够自己烧饭，开车上班，不用麻烦别人，生活更有尊严。

宋鹏程在业内已做了约二十年，制作过的假肢等各类辅具已达上万例。爱美的女士会告诉他，把假肢做得瘦一点，这样就能穿好看的打底裤。有些姑娘则希望自己能穿上高跟鞋，对足部有一定要求。他记得有一位热爱生活的老阿姨，车祸截肢后，安装了假肢，特意要求他把假肢的颜色调得浅一些，更接近正常的肤色。后来老人还把自己去跳广场舞的照片发给他，并伸出双手，用单腿做起了“燕儿飞”的动作，重获行走自由的喜悦洋溢在图片中。

对于一些男士，要考虑他们体重大，且是家中的顶梁柱，会对易损部件要求更加坚固。有位患者在一场车祸后，被锯掉一条腿的大腿和另一条腿的小腿，整个人都没法行动。妻子收入不高，女儿还在读高中。如果只能躺在床上，妻子要照顾他，无法外出工作，全家都没了生活来源。制作师帮他适配了假肢后，他在家中实现了生活自理，解放了家人，如今全家生活步入正轨。

很多患者希望借助各种矫形器实现与常人“无异”，也让矫形器制作师的存在变得有意义。未来，各类矫形器还在向轻质化、智能化等方向发展，对制作师们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。

（黄孝萍/文 李霖/摄）